

癡人之愛



癡

人

之

愛

谷崎潤一郎著

楊
騷
譯

上海北新書局

某大校圖書館
★
藏書

1928 10 1 付印

1928 12 9 出版

1—3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

癡人之愛

序

因書舖方面急於付印出版，沒有充裕的時間可以給譯者對校，又因譯者老在米甕中翻筋斗，忙於獲得生活資料，所以關於作者詳細的介紹這個不切身的媒婆役，讓後來譯者得坐在洋樓中軟棉棉的沙發上，安閒得意地高談闊論，惡罵人家的無聊落伍，標榜自己的先覺先知，以煙捲作指揮鞭來指導民衆革命時再說罷。但現在從譯者民荒的腦殼中，也可以挖出幾句簡單的說明在這裏：——

在現代的日本文壇上，作者算是第一流的作家，

這是有定評的。

作者的文壇上的進的，是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碰壁的時候，以他的夢幻底空想或空想底構想和主觀底情熱與色彩底誇張及描寫底力說，為他的文學的旗印，引起讀書界多大的駭目驚心，博得空前的喝采了的。

人說：由文學之中奪取了夢幻與主觀，就好像奪取飛鳥的兩翼，從表現之中除去力說與誇張，就好如禁鳴禽歌唱；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文學，把一切的飛禽啼鳥都鷄化了似的，而作者的出現，把被縛的飛禽的兩翼解放了，給啼聲與啼鳥了。這個見解如何且莫論，但我們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作者在日本文壇上占有如何重要的位置了。

作者的藝術中所表現的最顯著的特色是 Masochism，或者就是因此，所以一般的批評家，就以惡魔主義或唯美主義的銜頭賜給他了。

作者喜歡描寫變形底女性——虐待男子，會使男子屈服的女性；在他二十餘年的創作生活中，除開四五篇的枯淡的東洋底小品及兩三篇童話底小品

外，幾乎全部一樣地帶着這種反常底女性的香味。

這篇“癡人之愛”，是他描寫這種女性的作品中的一部傑作，而且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許多批評者這樣說。內容如何，讀者看了自知。

譯者很淺學兼不細心，譯了馬上就賣給書舖老板，譯筆的呆笨及譯文的錯誤是所難免，望讀者諸君指正指正。

譯者，1928，12，14日於上海。

以下我想把我們稀有的夫婦關係，老老實實不加修飾地寫出來。這對於我是個難以忘記的貴重的記錄，對於讀者諸君，也必定可以作為什麼的參考資料。尤其是近來，日本也漸漸國際的地發展起來，內地人與外國人的交際這麼頻繁，種種的主義思想這麼不斷地流入，男子不待說，就是女子也漸漸時髦起來了；以這樣的時勢，我想，像我們這種很少類例的夫婦關係，或許會漸漸在各方面發生的。

想起來，我們的夫婦關係，就牠的成立已是和尋

常的不同了。我和我現在的妻最初的會面，剛剛是頭尾八年前的事情。在某月某日是忘記了的，總之她那時在淺草區雷門附近的一間 Diamond 咖啡店中當女招待，年齡只有十五歲。我曉得她的時候，她剛剛來當女招待的，說起來，不過是個新來學習的女招待的雛兒罷了。

當時已經有了廿八歲的我，為什麼會注意到那麼年紀輕輕的一個女孩子，自己不十分明白；恐怕最初是爲着喜歡她的名字罷。人家都叫她“直兒，直兒。”但有一回我問她，才曉得她的本名是“奈緒美”（注：日本直與奈緒美的發音一樣）這個奈緒美的名字很投了我的好奇心。奈緒美！漂亮的名字呀！假使把牠的發音用羅馬字拚起來，就是 Naomi，這完全是個西洋人的樣子呀。起始我心中暗自這樣想，後來就漸漸地注意她起來了。但奇妙就是名字一漂亮，連容貌姿態都帶着西洋人的氣味，很聰明伶俐似的；“在這麼一個地方當女招待實在太可惜了！”竟這樣地使我暗自替她婉嘆了。

實在奈緒美的面貌有些地方很像電影明星曼麗

璧克福，確有西洋人的風韻。這決不是我偏愛的眼睛所下的斷語，就到現在，已是我的妻子的現在，許多人還是這樣說的。而且不但是面貌，就將她裸體起來一看，她的體態更像西洋人了；這不待說是到後來我才曉得，在當時是沒有知道這麼詳細的理由。在當時，只由她服裝着的模型，糊糊模模地推測着：有這樣的姿態，大概手脚都還生得好罷；就只這樣的想像着。

要曉得十五六歲的少女的性情，除非肉親的父母或兄弟姊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假使有人要問我在咖啡店時候的奈緒美性質如何，那我是明瞭答應不出的，就奈緒美本人，恐怕也只能夠說當時無論什麼事，都如夢一般的過去了罷。

但從傍邊觀察起來，她那時好像是個陰鬱寡言的女孩子。顏色帶着青味，就好像把數片無色的玻璃板，重疊起來所生的一種深沉的色調一般，不像健康的樣子。這好像是因為她是新來當差的，不像別的女招待擦白粉，而和客人和同事們也不大熟識，只是默默地忍縮着勞作所生的結果罷；而我覺得她聰明伶俐，恐怕也就是因此呢。

在這裏我有說明自己的經歷的必要。當時我在某個電氣公司當技師，每月有一百五十塊的薪俸。我的生地是在栃木縣宇都宮的鄉村。在本地中學畢業後，就到東京進了藏前的高等工業學校，從這學校出來，不久便當技師。那時除了日曜日以外，我每天要從芝口的寄宿舍上大井町的公司去。

以一個獨身者住在寄宿舍，每月有一百五十塊的薪俸，所以生活頗覺餘裕。並且我雖是個長子，對於鄉里的父母兄弟沒有負擔送錢的義務。因為家裏相當經營着頗大的農業，雖父親已去世，但老母和忠實的叔父母，萬事都營管得周全，所以我可以完全處在自由的境地。但雖是這樣，我却未嘗想到放蕩這上頭來；我可以說是個模範的靠月俸生活的人，又素樸，又真摯，又凡庸，而沒有什麼不平不慚地天天工作着。是，當時的我大概就是這樣罷，在那公司裏，河合讓治君是有‘君子’這個評判的呢。

若說到我的娛樂，就在晚間，有時看看電影，有時到銀座街去散散步，更有時破費一點，就買一張帝國劇場的門票，僅僅就是這樣罷了。我是個結婚前的

青年，不待說和年輕的女性接觸是不會討厭的；可是原來生長於鄉下的粗漢我，不善與人應酬，從之和異性交際這回漂亮的事體是絕無的。或者就是因此，才被人家稱為君子也未可知，但只是表面上君子然，心內却一刻不放鬆地，無論在街上走的時候，或每早搭電車的時候，對於女性總要加以特別注意的。就在這種悵悵惘惘的時期，奈緒美偶然出現於我的眼前。

那時候，我決不是想世間再沒有比奈緒美好看的女子了的。在電車中，在帝國劇場內，在銀座街上這些地方所碰着的小姐們，在奈緒美以上的美人決不少。並且奈緒美的姿色會變好不好是將來的問題，剛剛十五歲的一位小姑娘，向後是個希望的快樂，同時也是個憂慮的種子。所以我最初的計劃，只打算將她接過來照顧照顧，如可以栽培，便好好地教育她，將來就承受她做妻子也無不可；這樣，不過就只這樣的打算罷。像這種的打算，從一方面說來，可以說是因為同情着她的結果，從另一方面說起，也可以說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太過平凡，太過單調，而想變動變動的原故。老實說起來，我長年的寄宿生活已厭倦不堪

了，什麼方法都好，很想在這種殺風毒的生活上面，加點色彩或溫情。就小小的一間也好，只要是租個住家把室內來裝飾裝飾，把庭園來栽栽花草，於走廊的地方懸個鳥籠，而僱個使女來照料廚中事，打掃房間，這不好麼？而假使奈緒美肯來，她可以代個使女，也可以代作小鳥呢。大概那時是這樣想着的。

那麼，為什麼不迎娶個相當的新娘，正式組織一個小家庭呢？這，要之是因為我還沒有結婚的勇氣呀。關於這一點，我非詳細些說說不可。我原是個常識的，而不喜歡，並且也做不到，突飛急進這方面的人；但對於結婚，我却持着很進步很時髦的意見。世間對於結婚這回事，總是很嚴格很重儀式的。先就要什麼“橋渡”，那是要探兩方的意思如何的；次就要什麼“見合”（結婚之前，男女相會面以定否諾）；好，到雙方沒有什麼異見了，又要從新請個媒人，交換什麼奩儀聘禮，五樣呀，七樣呀，十三樣呀，這樣地將新娘的嫁粧擲到男宅來，以後就要迎娶呀，新婚旅行呀，歸寧呀……等等種種麻煩而無聊的手續，真討厭極了！要是結婚，我想該以簡單自由一點的形式完就了牠，

當時假如我要結婚，候補者一定很多。自己雖說是個鄉下老，但體格很強健，品行又方正，說句不怕人笑的話，樣子也還過得去，而社會上的信用也還好，假如我要，誰都會替我周旋的。但，就是這個“周旋”討我的厭，那有什麼辦法。任有如何的美人，也不能以一次兩次的“見合”就可以知解對方的意氣性情的道理。“這個好罷”，“那個好看罷”，就以這種馬馬虎虎一時的衝動的態度，來解決一生的伴侶，是好愚蠢的一回事喲！還是將像奈緒美這樣女子接受過來，好好地教養她，慢慢地瞧着她生長下去，如果中意，就和她住做一起來，這個方法最好的了。我不想娶個什麼富家女，也不想討個什麼教育高深，學問很好的女人；能夠實現了我這種的計劃，我就滿足了。

不但如是，就只當與一個少女做朋友，朝夕守望着她發育的狀態，爽爽快快，好玩的心地似的。和她住做一家，也要另有一種和正式組織一個家庭不同的趣味存在。總之，我和奈緒美能夠無猜的，好像兩個小孩子在做炊事的玩意似地，不像成家然的那種煩俗，而能夠過悠閑不迫而簡單的生活，這是我的本

望。實在目下日本的家庭，真是太麻煩了。衣櫃啦，長火鉢啦（長方形的火盆，在飯廳等處用），坐褥啦……等等，應有須盡有；夫，妻，女僕所作的事情都要分別得清清楚楚；又不得和左右鄰近，親戚故舊等等，作無謂的應酬；由是就要過度的浪費，可以簡單過去的，要換得煩雜不如意：這，對於年青的恃月俸生活的人，決不是一回愉快的事，也不是一回好事體。是，從這一點看起來，我的計劃確是一種另開新面的思案。

我將自己這種計劃對奈緒美說明，恐怕是在認識了她以後兩個月左右罷。在這兩個月中間，我有工夫便到那 Diamond 咖啡店去，力求得和她親近的機會。她非常喜歡看電影，所以在休息日，我常是同她到公園的電影戲院去；回來，就在途中的小洋菜館或日本麵店喫東西。不喜歡說話的她，在這種時候，也是話數很少很少的；不曉得她是喜歡還是無興致，大概總是幽幽地沉默着。但是每回我招呼她，她却未嘗拒絕過，“去罷，去看看也好呢。”這樣簡潔順從地答應着，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跟我去。

不曉得她把我看成怎樣的一個人，也不曉得她以什麼想念跟着我走。她完全還是個女孩，對於男子不會起什麼疑懼。以我的憶測，“這個叔叔帶我去看我所喜歡的電影，還時時要請我喫東西，所以我就和他一道去。”以我的想像，她那時候只有這種極單純無邪念的心地罷了。就在我，當時對於她，也是除作她的一個朋友，做她的一個親切的叔叔以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希望，也沒有做出什麼特別的表示。想起當初這種夢幻的日月，真像住在童話的世界裏一般，恨不得和她兩個人再作一回這樣純潔無垢的生活。

“看得見麼，緒美兒？”

在電影戲院滿了觀客，場中沒有一個空坐位，並着站在後方的時候，我常是這樣問她的。而她就

“一點都看不見呢。”

這樣的說着，一面拚命在伸着頸，想從觀客與觀客的頭部之間瞧進去。

“這樣伸着背脊也瞧不到的呀，你坐在這橫木上，捉住我的肩膀看罷。”

這樣說着，我就把她扶起，使她坐在高欄的橫木

上，她兩個小足就掛在空間，一手按在我的肩上，才滿足似的凝着神看到銀幕上去。

“有趣麼？”

我這樣一問，她就

“很有趣呢？”

只是這樣的說，不會拍手叫好或嬉躍着的。但從她那種睜着巧慧的眼睛，沉默着，好像慧犬靜聽遠方傳來的聲響似的容態，可以曉得她是很喜歡電影的。

“緒美兒，你肚子餓麼？”

這樣問她，她有時說：

“不，我不想喫什麼東西呢。”

但在肚子餓的時候，她不會扭扭妮妮，常是不客氣地說：‘是呀’這樣。而喜歡洋食就洋食，喜歡日本麵就日本麵，問她，她就很明白地說出她喜歡喫的東西來。